

LOVE CRAFT

[美]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赵三贤 译

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不只是现代恐怖、悬疑、奇幻的宝库，
而且是它们的土壤。



战栗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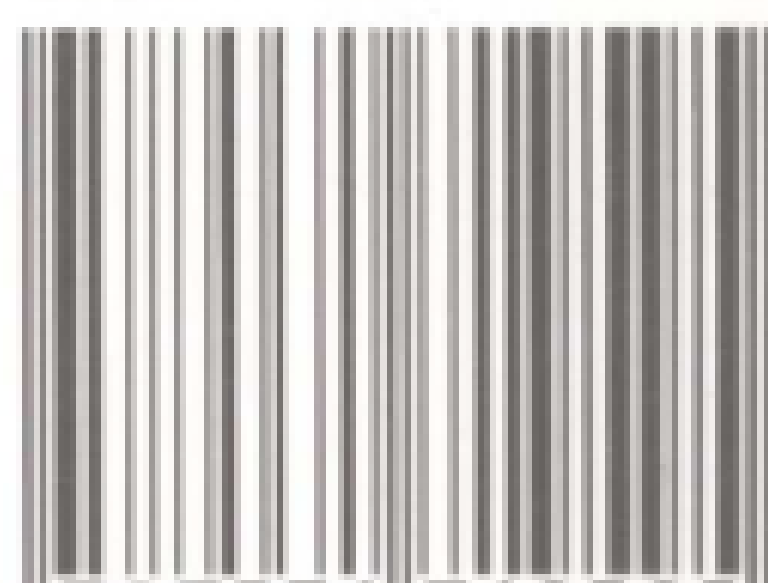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
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便是未知。

——H.P.洛夫克拉夫特

洛夫克拉夫特曾说：“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便是未知。”这正是他的作品中常见的特色。以人类对未知的恐惧，逐步带领读者追寻出藏匿在地球上的神秘生物与恐怖巫术、咒语，当这些古老的事与物重新现身人间的同时，就是人类招致激烈恐惧和生命危机的时刻……

ISBN 7-5317-1959-2



9 787531 719595 >

定价：46.00元（全二册）



战栗传说

[美] 洛夫克拉夫特 著 赵三贤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录

● 敦威治村怪谈 ·001·

这些隐约浮现的山腰是如此幽暗与险峻,使人们莫不想要敬而远之。无奈没有任何道路可供逃避。

● 来自外太空的颜色 ·048·

附近的树木全是一副病恹恹、发育不良的模样,还有不少枯死的树干或伫立、或横躺在一旁,等着腐烂成空。

● 猎黑行者 ·077·

那座教堂的上方,弥漫着一股模糊而奇异的悲凉气氛,因此就连鸽子和燕子都会回避那些烟雾袅袅的屋檐。

● 门阶上的怪客 ·102·

有一些灰暗的地带,紧邻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因此有些邪恶的灵魂偶尔会趁隙闯入。

● 印斯茅斯疑云 ·130·

这座一般地图没有标示,旅游指南上也
没有介绍的小村镇,的确使我兴味盎然。

● 时光魅影 ·186·

自从我诡异地苏醒之后,我太太就一直对我抱以极度的恐惧和厌恶,还发誓说我是个彻底的外来客,盗用了她先生的身体。

● 后记:恐怖的遗产 ·254·

CONTENTS

敦威治村怪谈

果尔冈女妖^①九头蛇怪^②与喷火兽^③喜拉诺^④与鸟身女妖^⑤的悲惨故事——或许可以在那些迷信盲从的脑袋瓜里复制出来——不过这些都是以前的故事了。那些只是文件、符号——但真正的原型在我们身上，而且永垂不朽。那些我们清醒的头脑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影响我们呢？是不是我们会

注释

① 果尔冈女妖：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具有石化能力。共有三个，其中两个是不死的，生有双翼及锐利的爪子，美杜莎(Medusa)后来被柏修斯杀掉，头发为蛇。她们原本都很美丽，只因为犯了罪，被处罚变成妖怪，是所有妖怪的祖先。

② 九头蛇怪：被赫丘力所杀掉的海怪，据说被砍掉一个头后，会生出两个头来。死后升天成为长蛇座。

③ 喷火兽：是叙事诗、神话、美术画中常出现的喷火生物，狮头、羊身、蛇尾，出自于希腊神话，致命的攻击武器是喷火。

④ 喜拉诺：出自希腊神话，为Atlas与Peiades所生的七个女儿之一。

⑤ 鸟身女妖：以居住在哈耳庇埃岛(Harpies)上而得名，长有少女头，长长的爪和因饥饿而苍白的脸。是神祇派来折磨一个叫菲纽斯(Phineus)的人，宙斯使菲纽斯失去视力，只要膳食出现，鸟身女妖们就俯冲下去，把食物抢走。



自然而然地从这类的东西中感受到恐惧,以为它们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噢!才不呢!这些恐惧感由来已久。它们超越于身体之外——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身体,它们也照样存在……这里所谈及的恐惧纯粹是精神上的——它在地球上愈是无形,恐惧感就愈强烈,它主宰过地球纯真无邪的初生时期——这种种的难题,其解决之道或可提供我们一些机会,得以洞察地球诞生之前的处境,至少一窥人类存在之前的黑暗大地。

——查理斯·兰姆^⑥《女巫与合夜惊魂》

当一位旅人要是在麻萨诸塞州中北部,过了狄恩角不久后的亚兹贝里这条收费公路上选错岔口的话,那他将会碰到一处荒凉而古怪的地方。随着车轮的痕迹碾过这条尘土飞扬、弯弯曲曲的道路,地面会愈爬愈高,并与前方荆棘缠绕的石墙愈来愈靠近。随处可见的树林似乎过于高大,而蔓生的野草、刺藤与牧草,其茂密的程度绝少出现在有人定居的地区。但怪异的是,耕植园区却显得如此荒疏与贫瘠,稀稀落落的房舍全是那样老旧、肮脏与荒废,一致得教人吃惊。不知为何,你就是会踌躇于直接询问那些手指粗糙、形单影只的居民,尽管偶尔你会瞥见他们蹲坐在门口的台阶或石块点缀的斜草地上。这些人的生性是如此的缄默与狡猾,让人觉得好像碰到什么了不该碰的东西,最好是离他们远一点。到了道路隆起的地方,那片浓密树林的上方会出现山峦的景致,此时,那种诡异的不安感就更强烈了。那群山峰似乎是太浑圆、又太对称了些,让人很难感觉舒服与自然。有时,天空还会如此清晰地映衬出那些高耸石柱所形成的怪异圆圈。

深不可测的峡谷和沟壑截断了道路,而粗制滥造的木桥看来总是安全。

注释

^⑥ 查理斯·兰姆,英国随笔作家。

当路面再次向下时,眼前便出现一大片让人本能感到厌恶的沼泽地,尤其到了夜晚,看不见的北美夜鹰七嘴八舌地喧哗着,而萤火虫也一窝蜂地窜出,随着牛蛙刺耳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持续鸣鸣声起舞,这确实会引起人们近乎于恐惧的心情。米斯卡塔尼克河上游那纤细而闪亮的线条,先是往这些圆顶山丘的山脚处接近,接着在曲里拐弯之间迤迤向上,如同一条蛇般透露着诡异。

当人们接近这片山丘时,视线会较为留意树林丛生的山腰,而非石头覆盖的顶峰。这些隐约浮现的山腰是如此幽暗与险峻,使人们莫不想要敬而远之。无奈没有任何道路可供逃避。跨过一道有遮荫的桥梁之后,便可看到一座小小的村庄,蜷缩在溪涧和圆山的直立斜坡之间,而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复折式屋顶,其腐朽的程度说明它们的年代比邻近的地区还要古老,这令人不禁感到讶异。再凑近一瞧,你又会不安地发现到,大部分的房屋都已遭人遗弃,并倾圮成一堆废墟,再加上尖塔坍塌的教堂,里面还藏匿着这个村子里如今仍具有贸易能力的一群人。人们害怕经过这座阴暗的桥梁,但没有回避的余地。一旦过了桥之后,就很难避免闻到村里的街道所传来的一股微弱恶臭味,像是堆积了几百年的大量霉菌和腐败物。离开这个地方会是一种解脱,然后循着山底的蜿蜒窄道,跨过山后那片平坦的乡野,直到这条道路再度和亚兹贝里公路接驳为止。这才知道,原来你已经穿过敦威治村了。

外来客会来造访敦威治村的机会简直少之又少,更何况经过某段恐怖的岁月之后,所有指向本地的告示牌,通通被拆了下来。若从一般的美学标准来看,此地的风光可不只是普通的明媚啊!然而它却无法吸引艺术家或夏季游客蜂拥前来。两百年前,当此地所谣传的巫术血祭、撒旦崇拜和各种森林妖怪,并非只是个笑话时,人们总习惯给自己诸多理由,以设法回避这个地方。在知觉灵敏的年代里——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敦威治村发生恐怖事件以来,致使那些真正关心本地和全世界福祉的人们噤若寒蝉之后——人们便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将此地封锁起来。也许是基于某种原因吧——尽管未必适用于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的陌生人——换言之,本地人如今已经沦为堕落的一



群,他们已经步上新英格兰许多落后地区常见的退化之路,与世人渐行渐远了。当初他们来到此地,便是为了自成一个族群,因为他们无论在心理或生理上,都具有堕落和近亲交配的鲜明污点。他们的平均智力低得可怕,同时他们的历史也沾染了公然的恶行、半公开的谋杀、乱伦,以及各种无以名状的暴力和变态行为。这群人的上流阶级是由两个或三个获颁徽章的家族作为代表,他们是在二八九二年由沙伦来到此地,从此一直保持着高于一般俗民的地位。不过,有许多旁系已经深深地融入了鄙俗的群众当中,如今只剩下他们的名字,还能让人联想起那显赫一时的背景。华特立和毕夏普这两户人家,至今仍把长子送往哈佛和米斯卡塔尼克大学就读,尽管这些儿子们绝少再回到这些发霉的复折式屋顶下,而那儿可是他们与祖先共同诞生的温床啊!

即使掌握近年来恐怖事件的消息,也没有人敢说敦威治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有一些古老的传言,倒是谈到了一些亵渎神明的仪式,和印地安人的秘密聚会等。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会将某些禁忌的黑暗形式,从巍峨的圆顶山丘召唤出来,而山上的狂欢祈祷则与地面的巨大爆裂声和轰隆声遥相呼应。一七四七年,当阿毕佳·侯德利教士刚到敦威治村的公理教会时,有一次他在布道会上,谈到撒旦和他的党羽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如此说道:

我们必须承认,经过地狱焊炼的魔鬼恶行,全是昭然若揭、无可否认的事实:从地底传来的阿撒兹勒^⑦与布兹瑞尔、别西卜和彼列^⑧的声音,已由许许多多可靠的众生所见证。而本人就在不到两个星期以前,亲耳听到一场邪恶力

注释

⑦ 阿撒兹勒为堕落的看守天使之首领,失乐园中叛乱天使众的首领。亦是列称于“撒旦级”的大魔王之一。希伯来语“神之强者”之意,像神一样强大的除去移动和荒野,代表物为山羊,又被认为是山羊之神。

⑧ 布兹瑞尔、别西卜与彼列同属“七魔王之一”,为背叛上帝的堕落天使,不论在堕天前还是堕天后,他们的实力、容貌及权位都和“撒旦”不分上下。

量的清楚对话,就在我家后面的山上:从那儿所传来的嘎嘎声与隆隆声、呻吟声、尖叫声与嘶嘶声,都不是地球上的东西能够发出来的,而必定是来自那些唯有黑暗魔法能够发现,且唯有魔鬼能够开启的洞穴。

在这次布道之后,侯德利先生随即消失无踪;不过这份布道文却在春田市^⑨出版,至今仍然找得到。山上的噪音仍然年复一年地传送着,而且对于地质学家和地形学者来说,它也依旧是个谜团。

其他的传说还包括:在山顶的环形石柱附近闻到恶臭味;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下,可以隐约听到沟壑底部的某处有诡魅生物的疾跑声;还有一些人试图描绘“群魔乱舞之地”(Devil's Hop Yrad)——据说那是在一座阴森而贫瘠的山腰上,既没有树林,也没有灌木或草丛。当然,也有一些当地人对于那一大群夜鹰心生恐惧,它们总在温暖的夜里嘎嘎作响。传闻还绘声绘影地描述,这群禽兽就如同疯子般,伺机等待临终者的灵魂,当这位受难者的死期来临时,它们便会齐声发出诡异的叫声。而假如死者的灵魂在离开身体之际,它们有办法逮住的话,那么它们将立刻振翅飞离,啾啾地发出恶魔般的笑声。

这些传说当然都是过时而荒唐的,因为它们从非常远古的时代就一直流传下来了。敦威治村确实苍老得非常荒谬——它比方圆三十里内的任何一个聚落都要古老。人们在村子的南部或许还可以瞥见地下室的墙壁,以及早期主教房舍上的烟囱,后者是在一七〇〇年以前所搭盖的。至于正在塌陷的农舍废墟,则建造于一八〇六年,而那可是当地最新的现代建筑啊!工业根本未在此地开花结果,而十九世纪的工厂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其中最古老的遗迹,便是山顶上那一圈粗糙的环形石柱,不过这些通常都被视为印地安

注释

⑨ 美国有好几处春田市,这里的春田市,应是指麻萨诸塞州西南部之城。



人的杰作,而非新移民者所为。接着在这些环形石柱的里面,以及峭兵山上那块庞大的桌状岩石附近,则发现了头盖骨和尸骨的堆弃处,由是证实了坊间的说法,他们相信这些地点曾经是波坎图克族^⑩的埋葬场。不过许多人种学家选择忽视这个理论的荒谬之处,而坚持认为这个地方是白种人的葬身地。

II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星期天凌晨五点钟,威尔伯·华特立在敦威治村的一座小镇,诞生于一间虽宽敞,但人口简单的农舍里,这间农舍临傍着山腰,距离敦威治村有四英里远,而距离任何一户人家则至少有一英里半。人们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正好是圣烛节^⑪,敦威治村居民以另一个节日名纪念这个节日;此外也因为山上的噪音又开始响起了,致使村里所有的狗儿在前一天夜里狂吠不止。而较少受到注意的则是,小孩的母亲属于已堕落的华特立家族成员,她是个略微畸形、毫不起眼的白化症病患,时年三十五,和一位耄耋而半疯的父亲住在一起,在这位老人年轻时,就已有关于他的恐怖巫术传说在流传。尽管拉薇妮雅·华特立的丈夫不详。不过按照此地的习俗,她并没有拿掉这个小孩的的必要;因为村民可以——事实上也是如此——尽情疯狂地臆测这个小孩的另一半血统是什么。奇怪的是,拉薇妮雅对这名皮肤黝黑、貌似山羊的婴儿似乎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与自己白肤、红眼的白

注释

⑩ 波坎图克族(Pocumtacks),为一支短小而强悍的印地安部族,活动地区多半在新英格兰地区南部,随季节而迁徙。

⑪ 圣烛节(Candlemas),为每年的二月二日,纪念圣母玛利亚圣洁的节日,举行举烛游街的活动。

化症状截然不同，有时她还会听到这名婴儿喃喃自语地说出许多奇怪的预言，揭露自己不凡的力量与壮阔的未来。

拉薇妮雅是吐露这类事情的适当人选，因为她本身即是个孤独的造物，经常在下着大雷雨的山上到处流浪，还曾经试着阅读那些既庞大又难懂的书籍，这些两百年前的古书都是华特立家族留给她父亲的，然而在岁月和蠢虫的啃噬下，早就快速地支离破碎了。拉薇妮雅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过却从华特立老先生那儿，学会了一箩筐零散的古老知识。这间偏远的农舍向来是个人人敬畏的地方，因为华特立老先生在妖术方面颇有名声，再加上华特立夫人在拉薇妮雅十二岁大时死于暴力意外，更使人们对此地避之唯恐不及。拉薇妮雅孤独地处在诡异的影响力下，使她对于一些荒诞而夸张的白日梦与怪里怪气的消遣情有独钟；闲暇之余，她也不大需要料理家务，因为在这个家里，一切的秩序和整洁早已荡然无存了。

威尔伯出生的那夜，其所发出的骇人尖叫，甚至比山上的噪音和狗儿的狂吠还要高昂，不过当时却没有任何一位大夫或产婆迎接他的到来。邻居也要等到一个星期之后才知道他的诞生，当时华特立老先生正驾着雪橇穿过雪地，进入敦威治村，接着心血来潮地绕了个弯，向欧司邦杂货店里那群无所事事的家伙走去。这个老头似乎有点变了样——迷迷糊糊的脑袋瓜仿佛多了一丝鬼祟的成分，这让他从一个受到惊吓的人，变成一个吓人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会为了家庭的寻常小事而心神不宁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显现出一丝骄傲的神情，后来在他女儿的身上也可看得到。当时他说了一些有关这孩子生父的事，让许多听到的人从此毕生难忘。

“我才不管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想呢——拉薇妮雅的小孩就跟他老爸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绝对是你们想像不到的。你们别以为咱们周遭的人是唯一的人类。拉薇妮雅可是读过一些东西的，而且还亲眼见到你们大部分人只是随口说说的玩意儿。我猜想她的男人，是亚兹贝里这一带所能找到最棒的丈夫了要是你们和我一样了解那些山丘的话，你们就会奢望自己的婚礼和她



的一样棒了。让我告诉你们吧！——总有一天，你们将听见拉薇妮雅的孩子，在哨兵山顶呼唤他父亲的名字。”

威尔伯一个月大的时候，少数几位村民见到了他，包括年迈的撒迦利亚·华特立，他是未堕落的华特立家族成员，还有一位则是厄尔·索耶的妻子玛蜜·毕夏普。坦白说，玛蜜的造访完全是好奇心作祟，而后来她所说出来的故事，确实应验了她的观察。不过撒迦利亚即是因为华特立老先生从他儿子科梯思那儿买了一群奥德尼岛^①的牛，所以才领着这群牛颇道过来的。这是小威尔伯的家人购买牛只的开端，往后就只有在一九二八年，也就是敦威治村恐怖事件发生又结束的那年，曾经停止过这项买卖，但奇怪的是，这些牲口却不曾填满华特立家破败的牛舍。有一段时期，村民的好奇心强烈到让他们蹑手蹑脚地前来数一数这些牲畜，它们全都在这间老旧农舍上方的陡坡上战战兢兢地吃着草，但人们却只见到十到十二头衰弱且贫血的牛。显然是瘟热病所造成的，或许是经由某些牧草所传染的，也或许是这间肮脏牛舍里有某些致病的菌类或木材，才使得华特立家的牲口大量死亡。它们身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伤口或发炎处，有点像是切割伤，似乎正在折磨着眼前的这群牛，而且根据几位通风报信者表示，前几个月里，有那么一两回，他们也在那位灰发蓬松的老头和那位满头混乱卷发的白化症女儿的喉咙上，发现类似的伤口。

威尔伯出生后的春天，拉薇妮雅又重拾往日在山上游荡的习惯，不过在她那双不成比例的臂弯里，却多了一名皮肤黝黑的小孩。在大部分的村民都见过这个小孩之后，众人对于华特立家族的兴趣有所消退，再也没有人会去理会这位新生儿每天展现的快速茁壮。威尔伯的成长速度确实惊人，因为出生不到三个月，无论是他的体积或力气，都是不到一岁的小孩所罕见的。而他的动作，甚至他所发出来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在小孩子身上难以见到的节制

注释

① 奥德尼岛(Alderney)，位于英国。

和谨慎感,因此当他七个月大开始独自行走时,并没有人真的感到意外,尽管他的动作还有一点蹒跚,但过了一个月后就完全克服了障碍。

大约在此时——也是万圣节当天——人们在午夜时看见峭兵山顶燃起了一片熊熊火光,而桌状的古老岩石秘头盖骨冢处就伫立在这座山上。当席拉斯·毕夏普提到——他终于尚未堕落的毕夏普家族——在人们留意到那场大火的几个小时左右,他看见那个小男孩跑在他母亲前面,步伐矫健地往山上奔去,此后,各种传言便开始甚嚣尘上。当时席拉斯正在围捕一头掉队的小母牛,然而他在灯笼的昏暗光线下,看到瞬间闪过两个人影时,几乎忘了眼前的任务。这两人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冲过矮树丛,然后这位受惊的目击者才想起,对方似乎是衣不蔽体的。日后他对那名小男孩的印象就更模糊了,男孩也许是围了一滚边的腰带,或穿着黑色的短裤或长裤。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看过威尔伯身上的衣服没有整整齐齐地扣好过,而且要是有人弄乱,或企图弄乱他的衣服,往往会让他充满愤怒与警戒。在这方面,他和邈遥的母亲与外祖父是个强烈的对比,不过要等到一九二八年恐怖事件发生后,这才显示出其真正的原因。

隔年一月,“拉薇妮雅的黑小子”才十一个月大,就开始说话了,这个事实掀起了一阵小小的议论。他的言语之所以受人瞩目,除了是它们有别于当地的寻常口音之外,也因为它们不像许多三四岁小孩无可避免的口齿不清。这个男孩并不多话,不过当他开口时,却似乎反映出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特质,而且是整个敦威治村和村民们所不曾具备的。这个怪异之处并不在于他所讲的内容,或是其使用的简单成语,而是关系到他的声调或体内的发声部位。他的脸庞似乎也过于成熟了些。尽管他遗传了母亲和外祖父的短下巴,但那只尖挺且过于早熟的鼻子,却与那双又大又黑、近似拉丁美洲人的眼睛搭配得天衣无缝,赋予他一种准成年人的气质,并显出非比寻常的聪明才智。然而,撇开聪明绝顶的外表不谈,他的长相其实是非常丑陋的;那双肥厚的嘴唇,再加上毛孔粗大的蜡黄皮肤、粗糙且紊乱的头发,以及出奇长的耳朵,这些都让



他具有类似于山羊或动物的特征。人们对他的厌恶感，很快就超出了他的母亲和外祖父。而所有与他相关的揣测，都会加油添醋地提起华特立老先生以前的妖术，人们还记得有一次，当他站在那堆环形石柱之内，手上摊着一本巨大的书，然后喊叫着忧戈—索陀斯(Yog-Sothoth)这个可怕的名字时，整片山丘如何天摇地动了起来。就连狗儿也讨厌这个男孩，因此他总是被迫采取各种防御的手段，以对抗它们恶意的吼叫。

III

在此同时，华特立老先生则继续购买牛群，却无法使他的牲口数量明显增加。此外他也砍伐树木，并开始修整家中尚未使用的部分。这是一栋宽敞而有遮檐的房子，后半部则完全掩埋在岩石磊磊的山腰中，其中有三间毁坏程度最小的底层房间，长年以来始终足够他和女儿两人使用。这位老头一定保有相当充沛的气力，才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苦工，尽管三不五时他还是会唠叨起来。不过他的工匠技术似乎还是展现出精密的计算成果。自从威尔伯诞生之后，这件工程便开始了，一转瞬间，其中一间工具房已经重新安置妥当，钉上了隔板，并装上一道牢固的新锁。此时他正在修复这栋房子荒废的上层，而他所展现的技艺也同样精湛。他的偏执狂只有在他为修复区域里所有的窗户，用木条牢牢钉死时才会展现出来。尽管有不少人表示，这项修复工程根本是多此一举。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是他为这位刚出生的外孙整修另一间地下房间——有几位通风报信者曾经参观过这个房间，却没人获准进入严密封锁的上层。他为这个房间里装上高大而坚固的架子，然后逐步将所有腐朽的古书和残书，井然有序地摆放在上面。原来，这些书全都杂乱地堆放在各个房间的奇怪角落。

“我已经利用了部分。”当他在生锈的炉子上沾起浆糊，试图修补破损的一页黑字时说道。“但这男孩能够运用得更棒。他有本事呼唤天地，因为它们终将成为他的学问。”威尔伯一岁又七个月大时——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九月——无论是他的体积或是他的表现，都到了近乎惊人的程度。他已经长得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说起话来不但流利，而且无比聪明。他可以在田野和山丘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并陪着他的母亲四处晃荡。在家里，他则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外祖父的书本中那些诡异的插画和图表，而华特立老先生则会在漫长而寂静的午后，一面教导，一面考核他。这时，屋子的整修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看过的人都不禁怀疑，为何上面的某一扇窗子要变成一道结实的木板门。那是在东侧三角墙后面的一扇窗户，关起来便看不到那座山，而且没有人能够想像，为何要从地面上盖起一座木头通道，连接这扇窗户。大约在整修工作完成的同时，人们留意到那间老旧的工具屋又开始弃而不用了，自从威尔伯出生之后，它就一直大门深锁，而窗户的部分也用木条封死，但现在却无精打采地敞开着。有一次，厄尔·索耶在牛群交易完成之后，踏进了这间工具屋，差点被迎面扑来的一股怪味给袭倒——他坚称那是一股前所未闻的气味，除了在山上靠近印第安人的圈子曾经出现过以外，而且那绝对不是任何正常或世间的东西所发出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敦威治村的住家或牛棚，也从未以气味清爽著称过。

接下来的几个月，则没发生什么明显的大事，不过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山上的神秘噪音有了缓慢但持续的增强迹象。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节的前夕，发生了几次地震，就连在亚兹贝里都感觉得到，紧接着在万圣节当天，地下则发出隆隆的声响，同时在哨兵山顶上，还喷出了几道奇怪的火焰。人们说：“那是华特立家族的巫师们干的！”威尔伯正毫不保留地日益茁壮，使他才刚满四岁时，看起来已经像个十岁大的小男孩了。如今，他可以自己贪婪地阅读，不过话却比以前来得少。他似乎已培养出沉默寡言的稳定性格，而人们也开始针对他那张山羊般的脸孔上日渐出现的邪恶表情窃窃私语起来。有时他



会喃喃地说出一句陌生的术语，并以怪异的节奏吟诵着，让听者毛骨悚然地生起一种难以解释的恐惧感。狗儿对他的厌恶之情，如今更是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使他被迫必须带着一把手枪，以便在村子里走动时可以确保安全。尽管他很少使用这把武器，但是这群看门狗的主人们仍然不欢迎他的出现。

少数几位造访过这户人家的村民，发现拉薇妮雅经常独自坐在地板上，而窗户封死的楼上则响起奇怪的哭声和脚步声。她从不透露父亲和男孩在上面做些什么，尽管有一次，一位爱开玩笑的鱼贩试着打开那扇通往楼梯间的大门，之后他的脸色立刻翻白，并显出一副不可思议的害怕模样。那位鱼贩回头向敦威治村里那群老爱在商店里闲晃的村民表示，他认为他听到的是一匹马正在楼上踩着地板。于是，这群无所事事的人们便联想起那扇门、那座通道，以及那群迅速消失的牛。接着他们又想起华特立老先生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每到适当时节，只要将一头牛献祭给异教徒的神只，就能唤起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物，凡此种种都让他们浑身打颤。狗群对于华特立这户人家的厌恶和恐惧，就如同它们对于威尔伯这个年轻小子的厌恶和恐惧程度是一样的，人们留意到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九一七年战争来袭，史奎尔·索耶·华特立担任地方兵役委员会的主席，却在敦威治村里找不到足够的壮丁，可以派到训练营里受训。大感震怒的政府单位认为，这件事代表了整个地区的堕落，于是派了几位官员和医疗专家前往调查，最后完成了一项报告，相信新英格兰地区的阅报人可能都还记得这件事。主跑这项调查案的媒体，派了几位记者追踪华特立的家族成员，最后在《波士顿环球报》与《阿克罕新闻报》的周日版上，洋洋洒洒地刊登了威尔伯这位小子发育过快的故事、华特立老先生的妖术、满架的怪书、这间老旧农舍密不透风的二楼以及整个地区的诡异气氛与山上的怪声等。这时威尔伯只有四岁半，看起来却像是个十五岁的银铛少年。他的嘴唇和脸颊布满了粗糙的黑色绒毛，而且已经开始变声了。

厄尔·索耶带着记者与摄影师两组人员，一同造访华特立家，他们留意到

那股奇怪的味道，仿佛是从楼上那块封锁的区域渗透下来的。据他表示，那股味道就和他在这间房子完工后于那间废弃的工具屋里所闻到的非常类似。敦威治村的村民们阅读了这些新闻报导，并窃笑着其中明显的错误。同时他们也在纳闷，为何这些记者对于华特立老先生总是用极为古老的金币来买牛，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报导。华特立一家人对于这群访客则抱着难以掩饰的厌恶，然而他们却不敢悍然拒绝或避而不谈，以免招惹更多媒体的注意。

IV

有十年时间，华特立家族与病态社群的日常生活几乎是相同的，其对于自己的奇怪行径已经习以为常，并恪守着五月节前夕和万圣节的秘密祭神仪式。他们每年都会在哨兵山顶点燃两次火光，这时，山上的轰隆声就会愈响愈大，而一年四季当中，他们尽在那间荒僻的农舍中干些奇怪而邪恶的勾当。最后那些通风报信者还透露，就算全家人都在楼下，他们也能听见那间封锁的上层会发出声音，让他们不禁怀疑，这家人通常每隔多短或多长的时间，就会宰杀牛只以用来献祭。有人提到要向动物受虐预防协会投书抗议，不过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敦威治村的村民从不希望引起外界的瞩目。

到了一九二三年威尔伯十岁大左右，无论是他的心智、声音、体格，以及长满胡须的脸庞，全都给人一种成熟的印象，此时的他已是这间老宅里的第二把工匠交椅了。从一些弃置的木材废料来看，人们肯定这位年轻人和他的祖父已将所有隔间都打掉了，甚至连阁楼的地板也都已拆除，只留下底层和屋顶遮檐之间的一大片开阔空间。他们也将屋子中央那座巨大的烟囱给卸了下来，并以薄纸覆盖在这座锡造烟囱生锈的外表上。

在这件事过后的那年春天，华特立老先生发现有愈来愈多的北美夜鹰会